辽宁省阜新市彰武县阿尔乡镇北甸子村原党支部书记董福财——

四十载圆了三个梦

本报记者 张允强 通讯员 张 健

人物小传

董福财是辽宁省阜新市彰武县阿尔乡镇北甸子村原党支部书记。他40年如一日，带领村民植树治沙、筑路致富，将风沙肆虐的家乡建设成充满希望的绿洲。今年3月，他因病去世，享年63岁。董福财被辽宁省授予“辽宁好人·时代楷模”荣誉称号。

图① 董福财生前近照。图② 董福财(左二)带领北甸子村村民植树造林。 张 健摄

董福财有3个梦：治沙梦、筑路梦和致富梦。如今，这3个梦在北甸子村都实现了，白沙退去、绿树成荫、村路平坦，乡亲们日子过得越来越好，他却走了。

老伴和孩子想着他，北甸子人念着他，这里的一草一树记挂着他。

董福财所在的村，地处辽宁省彰武县西北部，自然条件十分恶劣。“十山九秃山，风起白沙飞”曾是这里的真实写照。为改善家乡的面貌，董福财带领北甸子人防风固沙、修路致富，矢志不渝奋斗40年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。

千般勇气治沙梦

上世纪90年代，日头下的满眼苍白是北甸子村的底色，旱地生烟的白沙地成了北甸子村村民的心病。

“风过三尺沙，有时候沙子都能堆到窗台上，连门都打不开，春天的大风过后，刚发芽的玉米秧苗被连根拔起。”彰武县委书记刘玉学说。

村民的叹息和着风声，让董福财的心跟着一起疼。

对于北甸子村来说，栽树有三难，一是沙地挖坑难，二是栽树浇水难，三是乡亲们对沙地栽树理解难。“老董净瞎整，在沙坨子里栽树是干傻事！”面对这些质疑，董福财选择了自己先干起来。

1997年，董福财领着妻子和两个孩子治沙，在沙坨子一干就是一天。有的沙丘高四五米，不负重往上走都费劲；挖坑更是件苦差事，一锹下去，坑还没成形，就被流沙填满了。经过琢磨，董福财想出了办法：先浇水，再挖坑，湿的沙子更易成形，直到找到实土。这样下来，一整天不间断地干，能栽上七八十棵树。第二年，吐绿的树苗让村民看到了希望，12个农户加入植树绿化的队伍中来。大家去两里地远的水泡子运水，一车车的水被运到沙坨子之下，村民把脚插到沙子里，手递手将水浇灌到树坑里。难是难，但大家看到了栽树的好处。

到2000年前后，全村人陆陆续续加入到植树绿化中来。在董福财带领下，北甸子人琢磨出一套在白沙上栽树的法子，从治理沙陀子到引进树苗，从湿挖沙坑到见实土下苗……而栽树之于北甸子村，也从董福财一个人、一家人，到最初的12个农户，竟成了全村的集体行动。

绿了沙坨子，白了少年头。这些年来，董福财栽树，不知操了多少心。只要是涉及栽树的事，董福财眼里不揉一粒沙子。检查栽树的质量，董福财有自己的一套办法：“一看”，看树坑挖得深不深；“二拔”，检查树苗栽得牢不牢；“三踩”，检验浇水情况和回填土是否实。差了一样，都通不过他的“验收”。靠这，北甸子村的树苗成活率达到了85%以上。

如今，3万亩的绿色，将这个初夏映衬得格外美丽，沙原上数以万计的柳树、白杨、樟子松迎风起舞。从制定一份栽树的15年规划开始，北甸子人在董福财的带领下，硬是用树林划出了交界线，“每次出门回来的时候，看见树林子，就算到家了！”提到这些，村民李万全倍感自豪。

百倍坚韧筑路梦

“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，带领我们走进人间天堂……”这是董福财生前最爱听的歌，每次歌声响起，他都会跟着哼唱。

早些年，北甸子村遍地白沙，村民出行困难，六七里路要走上两个来小时，机动车进不来，最奢侈的交通方式是坐马车。一个巨大的沙丘横在村里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上，让村里的生产发展备受煎熬，村民干什么都是“买贵卖贱”，收购粮食的车不来，自己费挺大劲拉出去的农产品，卖的价格却比别人便宜——不卖也不行，总不能再拉回去！

为此，修出一条路，成了董福财带领村民实现梦想的第二场硬仗。2002年秋天，经过争取，北甸子村通往阿尔乡镇的6公里村级公路项目立项了。董福财很兴奋，“马上组织人力挪走那个巨大的沙丘！”

但问题接踵而至：村里这些年在艰难中度日，栽树又花了不少钱，账面上的钱已所剩无几。这也就意味着，必须发动村民的力量，让大家出义务工，才能完成铺路的前期工作。

董福财白天赶着自家马车除沙，晚上还得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：“削了这沙丘，我们才有奔头，生活才能过好，干不干？”一户村民不太情愿，说自己家养马车也有费用，董福财的“急脾气”爆发了：“这千载难逢的修路机会，咱可不能因为自己孬，把事耽搁喽！”一来二去，两人吵了起来，那人把董福财的祖宗八代都“问候”了，也没拗过董福财。董福财的态度很鲜明：“你骂我可以，不出义务工可就不‘仗义’了，不能拖全村的后腿！”

那些天，董福财家经常是这样的场景：董福财早早起来催妻子：“赶紧整饭，着急拉沙子去呢！”“就知道忙乎公家的事，家里你得顾顾呀？”“嗯！”撂下碗筷的董福财一边赶着马车出院，一边敷衍着，留下妻子独自在屋里叹气。就这样，在董福财的带领下，全村老少齐上阵，手担肩扛，马拉人拽，整整干了两个月，硬是把挡了村民几十年的沙丘移走了。等施工方来考察时，看到那么巨大的沙丘在眼前消失了，都十分惊讶。瘦了一圈的董福财说：“可不能耽误了工期！”

“人心齐，泰山移”。北甸子人的“天路”于2003年8月竣工了，北甸子村终于推开了与外面联系的“大门”。村民们欢笑着赶着马车去镇上，累得筋疲力尽的董福财则把幸福的花儿开在心里。

村里的养牛大户王辉说：“早年卖牛，人家让你把牛赶到镇上才收，这一路，一头牛得掉20斤秤。现在好了，坐在家里打个电话就把事办了！”

一心为民致富梦

平坦的村路直通阿尔乡镇中心，让村民对致富的渴望空前强烈。想办法寻找脱贫致富项目成了董福财的又一个梦想。

夜以继日不停歇。董福财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步伐分外紧迫。跑贷款、卖粮食、搞养殖，董福财阵阵不落。结合村里的原有产业优势，董福财发动村民搞育肥牛圈养，他对村民说：“不能再散放了，再散放，树都白栽了！”后来，董福财还组织村民建起了养殖示范小区，把养牛办成了村里的致富拳头项目。加之种树防风固沙作用日益显现，村里耕地的产量越来越稳定，平均亩产达到了近千斤。

北甸子人从此走上了致富“快车道”，董福财带领大家脱贫的步伐也更快了，有的村民没钱种地，他就“舍下老脸”，到信用社“说情”，帮大伙跑贷款；有的村民摸不准致富门路，他就忙着想办法。现在，村里的牛羊养殖户已扩大到30多家……

自从有了柏油路，村民的腰包鼓了起来，家家都有了农用机动车，还有一半人家买了小轿车。谈起这些，村民打趣地说，以前不买车，一是没钱，二是没有路能跑车。自从修了路，村里再也没有孩子辍学了，校车一直通到镇里，接送孩子们上下学。这几年，村里还出了几个大学生。

村民富了，董福财乐开了花，他还给相对困难的农户翻盖了12户危房，却唯独忘了自己。直到去世，董福财还住着上世纪60年代的“青年点”，房顶压着一排排砖头。按说，董福财当村干部几十年，自己掌握政策清、信息多、人脉广，先富起来不是难事，但他家的收入在村上只能排在中游。看到别人家盖上了阔气的新房，女儿曾问他：“咱家啥时能住上这样的房子？”董福财笑着回答：“我这辈子都不想那些东西！”

这些年来，董福财非常简朴，一件外套要穿上好多年。还是女儿结婚时，妻子给他买了一双皮鞋，他一穿就是几个月，还穿着上山栽树，把鞋弄坏了，他对妻子说：“可别再买皮鞋了，板脚。”

唠起与董福财相处的往事，他的亲人们有些“埋怨”：分地这样的事，董福财的兄弟们要和他一样少分；儿子想让他安排个工作，被他痛骂一顿，儿媳妇进门好多年，董福财也不给分地……

常年操劳，董福财病倒了。2014年11月，董福财被检查出肝癌晚期。但天生乐观的董福财似乎没把病情太当回事，还是力所能及地为村里操劳，谁家有个大事小情，他总是牵挂在心，有很多次，他差点晕倒在工作岗位上。别人劝也劝不住。

阜新市委书记张铁民感慨地说：“董福财用实际行动证明了：生命的意义不在长度，而在于是否留下了一种精神，是否实现了自己的梦想。”

病重期间的董福财时常让儿子开车拉着他，在村头的树林旁转上几圈。望着车窗外的树，一丝笑意挂在了董福财的脸上。这些树，就像是他的孩子，一天天长大成材，给了他无限的宽慰……

如今，北甸子村的森林覆盖率达到48%，全村去年的人均纯收入达到9700多元，较2000年时增加近8倍。村民们常常来到董福财的墓前告慰他：你的梦想已经实现，新的梦想正在被创造……

行进中国 精彩故事

每个故事都是时代印记

德耀中华

蒋淑华和她的爱心团队

本报记者 雷汉发 宋美倩

“我想有个家，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，在我疲倦的时候，我会想到它……”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，苏丽芝心中就会别有一番感触。是“中国好人”、河北沧州新华区外贸小区党支部书记蒋淑华及其爱心团队的帮助，让自己这个一直在外流浪的人有了个温馨的家。

1956年出生的蒋淑华，2002年退休后，先后成立了12支爱心服务队，入队的志愿者超过1000名。她个人也先后荣获“爱心大使”、“中国好人”等荣誉称号。蒋淑华又在2011年11月1日，成立了一支专门救助流浪人的爱心服务队。

谈起“流浪人救助服务队”成立的初衷，蒋淑华说：“2011年10月，我在街上看到一名精神异常的流浪妇女，穿着很少的衣服。我想，她这样怎么过冬啊？我决定成立一支‘流浪人救助服务队’，让他们也能享受到大家庭的温暖。”

蒋淑华说，“流浪人救助服务队”初创之时，除了自己，还有沧州市羲英幼儿园园长白西英和沧州市东环派出所副所长武剑。他们3人先是每人自掏腰包500元，买来了棉衣棉裤，然后在报纸登广告、印名片，公布24小时爱心热线。

回忆起首次救助流浪人的情景，蒋淑华仍然有些激动：服务队成立的第二天，正在卫生院输液的她突然接到电话，说经四路有一个流浪人。放下电话，她拔掉输液针，叫上武剑开车，二人火速赶了过去。到了现场，他们看见流浪人躺在街边。蒋淑华顶着流浪人因不配合不时吐来的口水，忙了近3个小时，才清理干净流浪人身上的秽物，为其换上整洁衣服送回救助站。

救助队员白西英告诉记者，流浪者大都神志不清，有攻击性。有时，救助队员们要追着流浪人跑上几里地，也可能遭到流浪人无故踢打……但蒋大姐经常让流浪人在自己家中吃饱穿暖，才进行下一步处置。

带流浪人回家，让其享受家庭温馨固然很好，但这毕竟不是他们真正的家。而流浪人爱心服务队的核心任务是帮助流浪人找到自己的家。这就需要救助者更加耐心和细心。

2014年5月11日，天气炎热，蒋淑华接到热线，说车站西侧广场发现了一个流浪者。蒋淑华和武剑立刻赶到现场，只见一位瘦弱的少年穿着又脏又厚的棉衣坐在马路边上。在救助过程中，两人发现这孩子可能有智障，不知道自己的名字、从哪里来。两人慢慢跟他熟悉沟通，经过不断启发，几天后，这个孩子歪歪扭扭写下了“齐二社”三个字。这是不是孩子的名字呢？武剑立即回单位查找，终于在定州区域发现了齐二社这个名字，调出身份证存档一对照，果然与孩子相符。

武剑立即打电话与齐二社的父亲齐存锁取得联系，对方万分欣喜，在武剑的帮助下顺利赶到救助站。

就凭着这种耐心细致的精神，蒋淑华团队一共帮助18名流浪人回归了家庭。

流浪人，有的有家，有的根本就没家。能不能帮助他们重建一个家呢？蒋淑华和她的团队还真做成了这样一件事，这个受助者就是前面提到的流浪女苏丽芝。

2013年9月，蒋淑华接到电话，说在沧州市北环桥附近有个流浪人。那是蒋淑华和苏丽芝的第一次见面：“当时她穿了40多件衣服，已‘裹’成了一个球！这个妹子一路流浪下来，不知遭了多少罪，一见她，我就觉得与自己有缘。”于是她直接把苏丽芝接回了家中。

蒋淑华告诉记者，当时苏丽芝的神志不清，不记得自己的名字，只说是东北的。蒋淑华帮她洗了澡换了衣服，让她先在家里住下。安顿下来后，蒋淑华又忙着帮苏丽芝治疗，苏丽芝的记忆慢慢苏醒了。终于有一天，她说出了自己的名字。武剑急忙通过公安系统查询，得知苏丽芝原籍辽宁，后来跟着改嫁的母亲到了河北任丘，继父去世、母亲去世、当时的丈夫突然失踪……一系列变故下，她精神崩溃并开始了流浪。

蒋淑华暗下决心，不能再让苏丽芝漂泊无依了。从2014年起，蒋淑华一次次往任丘跑，帮苏丽芝办户口、办离婚手续、办低保……最后，苏丽芝的户口落到了蒋淑华家，成了蒋淑华的“家里人”。而在这段时间中，一位在沧州做泥瓦匠的男子，与苏丽华相识相恋。后来，蒋淑华和她的爱心团队为两人举办了一场热闹的婚礼。

蒋淑华为流浪者洗澡后帮其剪指甲。(资料图片)

小岛上有面鲜红的国旗

——记南海赵述岛上的一对驻守夫妻

本报记者 何 伟

今年51岁的吴忠灿和妻子曹烈珠驻扎在我国南海赵述岛上已有8个年头，这里是我国最南端的民兵哨所。“时间只是数字，过程才是人生价值的体现。”吴忠灿说。

1981年春天，17岁的吴忠灿第一次跟随父亲出海打鱼，远望永兴岛，看到岛上飘扬的国旗，在大海里漂泊多日的父子俩心里顿觉踏实起来。“没想到，20多年后，我和妻子登上赵述岛，在那里升起一面五星红旗，成为这面五星红旗的守护人。”吴忠灿告诉记者。

2006年8月，吴忠灿带着妻子和村里人一同来到赵述岛。该岛岛长600多米，宽300多米，地势平坦，绿荫丛丛。刚上岛时，他们和岛上其他居民一样，每天到海上打鱼，晚上回岛休息。平日里，岛上大部分居民除了看电视，就是打牌。

“我想应该做些什么，日子太悠闲。”2008年3月，吴忠灿夫妇接受了赵述岛村委会交给的一项特殊任务——升国旗。

三节钢管，一节钓鱼竿，一条绳索，一个小转盘，赵述岛上的这个旗杆可谓简易至极。每周，吴忠灿和曹烈珠都要列好队，唱着国歌将国旗升起。“我们必须时刻确保这面国旗在岛上飘扬着，即使离岛回家期间，也要交代岛上其他人员照看好。”

“当我从连队领导那里接过国旗时，有种沉甸甸的感觉。”吴忠灿回忆起第一次升国旗的场景非常激动。最早的旗杆是一根竹竿，夫妻俩将旗杆固定在岛上机房旁的大水桶里。后来，台风将这根竹竿吹断。吴忠灿跑到一个工地找钢管，负责人听说他是要做旗杆，就送给他一根钢管。

“这个旗杆埋到土里有2米深，再灌上水泥，再大的风也不会倒的。”钢管做的旗杆，从此就与赵述岛融为一体。超强台风“蝴蝶”袭岛，吴忠灿的房子被刮倒了，旗杆依然挺立。

“相比在老家的生活，这里是很苦的。”吴忠灿告诉记者，家里有冰箱、洗衣机、电视等家电，日子过得很舒服。而在赵述岛，夫妻俩住在两间木板房内，除了一台电视、一张床，屋内再无其他值钱的摆设。但就是在这个简易的木板房内，吴忠灿夫妻俩度过了8个除夕。

看似平凡，岛上的艰辛是常人无法体会的。2012年冬季，曹烈珠亲眼目睹了全岛的房屋被龙卷风卷到空中，全岛瞬间成为一块平地。上岛8年，吴忠灿亲历的台风等恶劣天气次数，他已记不清了。岛上的居民甚至将房屋盖成高脚屋，一遇到恶劣台风天气，就将整个木屋全部搬走。

“那里的太阳太毒了，不种树遮阳调温，天气太热了。”每次回到家休息一段时间，曹烈珠夫妻的皮肤会白一些，但是只要一回到岛上两三天，两人皮肤会立刻变得黝黑。所以吴忠灿夫妻在岛上，闲时最愿意做的就是种树。只要有空，夫妻俩就会挑着水桶给他们种植的树苗浇水。

“每到过年时，岛上的居民大部分都回老家了，但是岛上更需要人守护。”吴忠灿说，几乎每年过年的时候，岛上只有七八个人。为了不让除夕夜太过于冷清，留守在岛上的人一般都凑在一起过年。

团聚，对于吴忠灿夫妇来说是个奢侈的梦。“先有大家才有小家。”吴忠灿说，他的父亲也是老渔民，对于儿子为了守岛不回家过节，一直都很理解。但是吴忠灿心里明白，今年已经70多岁的父母，更希望他能够在家里陪护他们。每次从家里回岛时，父母都会站在潭门码头久久地看着他们乘坐的船离开。

“等有一天实在干不动了，我再回老家去，现在我所能做的就是坚守。”吴忠灿夫妇像南海的抗风桐一样屹立在人迹罕至的岛礁上。在他们心中，岛就是国，这里的每一块礁石都代表着国家。

更多中国故事系列报道请扫二维码

本版编辑 闫 静 郎 冰
美 编 高 妍
邮 箱 jjrbzggs@163.com

社址：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2号 读者服务窗：dzzs@ced.com.cn 010-58393509 查号台：58392088 邮编：100054 传真：58392840 定价：每月24.75元 每份：1.00元 广告许可证：京西工商广字第8166号 广告部：58392178 发行部：58393121 昨日(北京)开印时间：3:20 印完时间：4:20 本报印刷厂印刷